

0826995

061

3611

峥嵘岁月的怀念

温建平 著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峥嵘岁月的怀念

温建平著

峥嵘岁月的怀念

温建平 著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成都·四川大学内）

发行：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成都市华美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94

字数：150千字

印数：1—2000册

版次：1987年8月 第一版

印次：1987年8月 第一次印刷

ISBN 7—5614—0062—4 /

统一书号：10404·10

定 价： 1.10元

作者简历

温建平（曾用名：文若、有声、北雁、柯中基、殊菲），男，汉族，籍贯山东省招远县，出生地辽宁省丹东市，1916年9月生。“九·一八”后，1933年在山东省立第八中学（高中）读书。1934年7月在东北被捕，在沈阳住监狱。1935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936年在胶东、烟台作地下工作。1937年2月到延安先后在抗大（第二期）、中央党校学习、工作：任抗大十二队支部书记，中央党校八班支部书记、中央党校总支委组织、宣传委员。1937年底到山西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特委组织部长、中心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省委（区党委）党校总支支部书记等。日本投降后，1945——1946年在热河任承德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军区民运部长。1946年下半年到东北至1953年历任县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东北局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东北中苏友好协会总分会暨抗美援朝总分会秘书长、中共抚顺市委宣传部长、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末到北京至1957年10月在外交部任国际司副司长。1957年10月到南京至196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62至1979年任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党委书记。1979年6月至1985年5月在北京语言学院任党委书记、院长、顾问。1985年5月离休。

第一章

觉 醒

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夹着书包去上学。出了我家住的电话胡同东口，沿着财神庙街北段走到马路尽头，向八道沟口拐去，只见一位同学从铁路桥洞那边急匆匆迎面走了回来，喘吁吁地老远就朝我喊：

“回去吧！快回去吧！……老师说，今天不上学了！”他挥着手，示意我赶紧往回走。

我愣住了，停止了脚步。他来到我的面前，放低声音说：

“听说昨晚上日本占了北大营。这会儿没准沈阳也给日本人占去了。快回家去吧。啥时候开学，等通知吧……。”说着，他便掉头顺着聚宝街回家去了。

我还没完全醒悟过来，但是下意识地转身也往回走。那时我才发觉，已经快过八点半钟，街上还不见什么行人，马路两边的商店全都没卸栅板，气氛显得格外凄凉冷清。

我一边走一边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忽然，远远传来一阵“突突……”刺耳的怪响。抬头望去发现六道口那头转出一辆摩托车来。我快走到我们那，条

胡同对过的安东^{*}总商会院墙西头的时候，停下脚步来直瞅着那辆摩托车在马路中央疾驰过来。原来是一个日本兵驾驶着摩托，另一个日本兵坐在旁边的车斗里。四只狼眼凶猛地扫射着前方，刹那间，风驰电掣地从我眼前掠过。我清楚地看见，一面白色的长三角旗插在摩托车车把的正中，迎风展开，上面横书着五个黑字：

“今日得安东”

安东——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滔滔的鸭绿江水，从它身旁滚滚流过，注入大海。

安东县原先的地名叫“沙河子”。它地处鸭绿江向西去的一条支流——大沙河的西南面。至今在八道沟口附近，还有一个叫沙河镇的小地方。当初，大约在清朝末期，关内许多地方灾害连年，农村破产，农民在当地无法生存，不得不挈家带口，离乡背井，逃荒到东北——“下关东”来谋求生计。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近在咫尺。许多山东灾民流浪到这里，见这地方“遍地黄金，到处是宝”，就不再往北走，在当地定居下来，经营百业。后来发家致富，世代留传，安居乐业，不再迁返原籍。我家就是从祖父那一辈由山东招远县逃荒流徙到此地来的。

小时候，我家住在江岸路上，我常到对过的一片木工场上玩耍。那工场紧傍江崖，地板一头搭在岸上，另一头探出岸外边，全靠几根粗壮的木桩支撑着架在滩头上，上边覆盖着一面向江里倾斜的木板偏厦，就像悬空撑在江边上的半面破

* 安东即今辽宁省丹东市。

伞。木匠们就在这里干活。他们抽烟歇息的功夫，还常常用废木料给我做个宝剑或单刀之类的玩具。

我常伫立在江岸，眺望着从上游放下来的大片大片的木排。由江心激流中连绵冲泻下来的木排，统统汇聚到下游日租界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去。

堆集如山的木材、大豆和柞蚕茧成堆成堆漫布在整条江岸路上。孩子们就在这些山巅和山谷里滚爬着、跑跳着捉迷藏，玩耍到午间或晚上被催唤回家吃饭的时候，一个个都沾着浑身、满脸的泥沙、尘土。

陡岸下，麇集着成排、成片的大小木船——帆樯如林的大“燕儿飞”，船尾对着江岸高高地搭起一条条像天桥似的跳板。装卸工人在上面肩扛着沉重的大木箱、麻袋包……艰难地上下颠动着，哼哟着，颤颤悠悠地往来奔走；大大小小的艘船、渔船、舢板，蚂蚁似地在它们中间漂摇、穿梭。

我常站在江边，眺望着那条横跨在中朝两岸江面上的巨龙腾空似的鸭绿江大铁桥*。每天上午和下午开关闭关时的那种奇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约在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在远处可以隐约地望见桥头的一间房子（实际是工棚）里，据说是两个“小鬼儿”（其实是日本工人），一边一个，抱着磨棍，在推转一盘“大磨”（起动机），不大一会儿，只见当中那节桥梁的一端就渐渐地翘离墩座，高高地扬起头来，就像鳄鱼张开了大口。接着，“上

* 安东鸭绿江大桥有新旧两座，这里指的是旧桥，始建于一九〇九年八月，一九一一年十月建成，为开闭式。一九五〇年被美帝国主义飞机炸毁。

腾”就向北掉转过来，和大江平行。于是，江心的那两座桥墩之间，就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航道，客货轮就可以自由来往。下午三四点钟以后，又照样把大桥关闭起来。铁路重又接轨通车。

.....

我爱安东，我爱鸭绿江。

那天早晨，我闷悠悠垂着头转回家中。父亲问我：

“怎么不去上学，又回家来了？”

我把刚才在街上遇见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他只说了一句：

“那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吧！街上不平静，不要再出去乱跑了。”

我一边答应着，心里一边琢磨：

“昨晚占了北大营”……“今日得安东”……可是“街里”（当地人把中国地区统称“街里”）到这阵儿，除了我遇见的日本鬼子那架电驴子（摩托车）以外，连一点别的动静都没有，反而比平常显得更寂静，寂静得简直象是一座死城。可不知道七道沟（日本租界地，也叫“附属地”）那边到底怎样？

“不行，我得出去看个究竟。”我实在忍耐不住，没告诉家人，自己悄悄溜了出去。出了胡同东口，这回却向南面走去。刚走不远，发现前面，在诚文信书局北墙头那里聚拢着一堆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人在围看墙上贴的一张《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布告末尾署名“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这叫人一望而触目惊心！我心中江水般地翻腾着，但

还是理智地尽量按捺着心中的悲愤看了看布告。内容大略是说：“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所发生的事件，是由中国军队在“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悍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等种种“挑战”引起的；是由于中国人“到处有反日行动”、“东北军有计划的行为”……“本军夙负保护铁路之责”，但“我军欲膺惩者，彼东北军权而已”。而“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本军“对部下已经切实指示，拥护其福利，爱抚其生命”，要“东北民众各自安业”，勿生“疑惧”。“然倘有对我军行动欲有妨碍者”，“本军”将采取“断乎”手段等语。

纯粹是颠倒是非的强盗逻辑。

我又继续向南走去，两旁的商店全都大门紧闭，橱窗密封着栅板。街上行人寥落，死气沉沉。走到六道口警察分局门前，见几个警察已被解除了武装，一个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灰溜溜如丧家之犬。我再向西拐去，经过基督教青年会门前，看见对过三年前开业的国货商店，不但关了门，而且连招牌也摘掉了。这时，我眼前立刻出现了当年我们曾在这地方举行过反日货、爱国货游行示威的那种慷慨激昂的场面，心里重现出那种引为自豪的激昂情绪。

那时候，年年都过“五·九”国耻纪念日。老师领着我们小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手中摇着白纸三角旗，高呼“反对二十一条延长九十九年！”“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一齐涌向江边去焚烧仇货。有人四处奔走呼号，痛哭流涕，集会演说；有人咬破手指，血书“毋忘国耻！”的标语。有一年校门口墙上贴着一张漫画：一个侏儒样的东洋鬼子，小脑袋上戴着顶大礼帽，两条短腿，脚上穿着向两边撇开的大皮鞋，黑

洋服撑裂开。鼓起圆圆的大白肚皮，从它那张特别小的嘴里画出喇叭形的两条线来，中间写着：“我要吞掉全中国，可惜我的嘴太小！”这张漫画我每天都能看到好几次，看一次就和小同学们咒骂东洋鬼子一次。它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年年都过“双十”国庆纪念日，也都要上街游行、集会、呼口号、听演讲。不过大家都穿着整洁的操衣（制服），手执粉红色小旗，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同时也和反对二十一条，反对日本侵略，提倡国货，反对日货联系起来。有时候也贴出一些漫画。

.....

如今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了。

再向前走，就望见前面不远，和日本附属地交界处的头道桥子那里，已经设起了铁丝网三角架和用沙袋堆积的路障。在路障掩体后面的日本警察派出所附近，可以隐约地看到一些穿黑制服的“白帽子”（日本警察都是白帽箍）和穿黄军装的“红帽子”（日本守备队都是红帽箍）时隐时现，行踪诡秘。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我转到官电街向北走回来。

当我走到离家不太远的道署前街路口我童年的母校——县立第三小学门前时，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我完全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

我在县立第三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到东面二三十里外的九连城去旅行，凭吊这个甲午战争时日本军队由此登上中国土地的国耻遗址。九连城距安东市中心十二公里，古城北依震东山，东临叆河，形势险要，为中朝两国交通孔道。城址筑于一土山上，有两道大营围连结着九座小营围通向一座方城。自明、清以来通称为九连城。登城远眺

鸭绿江，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明朝诗人有“九连城畔草芊绵，鸭绿江头生暮烟”之句，描写此地风光。我们一边准备野餐，一边听老师就地给我们讲述这个战场的历史故事。

甲午（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海战失败以后，中国陆军也于九月二十一日由朝鲜败退到鸭绿江北岸的九连城来。清政府命令淮军将领宋庆统帅前敌各军，依九连城为主阵地，沿江布防；以马金叙统领所部四营兵力，扼守前锋阵地虎耳山。

早在二十四日晚，我虎山守军统领马金叙，已经获得情报：日军于晚十点钟开始在江上架设浮桥，同时有一支小部队由安平河口对岸涉水过江，东路守军已望风溃逃，料知翌必有战事。二十五日拂晓，马金叙抱定与虎山共存亡之日决心，对所部亲军千余人动员说：

“今天这一仗，关系重大。虎山存亡，全靠我们大家。必须协力同心，和敌人决一死战！”

士兵皆一齐高呼：“愿誓死保卫虎山！”

不一会，大队日军果然由浮桥渡江，约有一联队炮兵，直扑虎耳山而来。日军迭次猛扑，皆被我军击退。自晨至午，三进三退。虎山守军伤亡重大，而守御在九连城的清军其他各部，却都在观望，不敢应战，而且大部在敌人进攻面前，相率逃之夭夭，早已溃不成军。还有无数士兵溺死于暖河之中。此时，仍困守在九连城的淮军刘盛休部，不但不出来增援，反而盲目发炮，误伤自家军队，造成更大混乱，致使坚决抗战的马金叙部，在寡不敌众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

能支持，只得率领残部，越过嘎河向西转移。二十六日黎明，于浓雾弥漫中，清军全部撤退，不知去向。日军遂于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进入九连城，并占领安东。清安东县知事荣禧，已乘夜带印逃往宽甸。至此，鸭绿江北岸一带，尽陷日军之手。

老师接着说：“同学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都是热血男儿，肩负洗雪国耻，再造中华的重任。决不能坐视外国强占我大好河山，鱼肉我炎黄百姓……”

老师讲到这里，哽咽难言，热泪盈眶。一颗爱国反帝的种子，深深地埋入了我童年的心底。

从那以后，安东就逐渐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

一九〇三年，根据中美日通商续约，将安东开辟为商埠。一九一五年日俄战后，日本在这里修筑了南满铁路支线——安奉铁路，并根据“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定为租借九十九年。于是安东火车站周围大块地区（七道沟一带）都成了南满铁路附属地，设立了日本领事馆，驻扎了日本守备队。在日租界里，日本人建立起宪兵、警察恐怖统治，开办起银行、公司、商店……。头道桥子、二道桥子、沿街都是日本的各种各样的“株式会社”这个“出張所”、那个“料理店”……，都是日本式的经营和招牌。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家还在七道沟住过，经常受日本鬼子大人和小孩的欺侮。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位于日本附属地的镇江山公园，背山面水，风景秀美，

是一处游览胜地，被日本人据为他们的“王道乐土”。那里修建有一座供奉“天照大神”的巍峨的神社，矗立着宣扬武士道的黠武精神的表忠碑。还有日本领事馆，朝野达官贵人们的官邸、别墅。一座座楼台馆阁掩映在漫山遍野的花木扶疏、碧草浓荫中间。每逢五月樱花盛开时节，此地到处是日本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蝶袖翩跹，屐履杂沓，携妓遨游，笙歌宴舞，纵情狂欢，赏樱花，慰“国魂”，灯火辉煌，通宵达旦。因有守备队扼守在镇江桥头，一般中国百姓不能随便通过。但也并非“华人与犬一概不得入内”，譬如汉奸走狗就可以例外地朝夕与他们“共存共荣。”因此，平时我也从不到这里来游逛。总觉得要到这儿来玩，就是一种奇耻大辱。我只喜欢到我们的元宝山，那里有中国人自己的“安东公园”。

关于元宝山，老一辈人对它有个奇妙的传说。

说它是安东的聚宝盆，但它是盆底朝上，盆口朝下倒扣着的。把这地方的财富都扣在了里边，谁也拿不出去。

座落在鸭绿江北岸的这座蔚然深秀的高山，远远望去，正象一个倒置的金元宝，牢牢地覆扣着这个繁华的市区。当地人就给它起了个美名叫“元宝山”。从这山前通向鸭绿江边，有几条主要的商业大街：一条叫前聚宝街，一条叫后聚宝街，一条叫财神庙街。又以这几条街为主干，纵横交错着中富街和兴隆街……。都汇聚到六道口，构成了中国地面市区的商业中心。从这些吉祥富贵的山名、街名都可以体察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勤劳勇敢的人们，对自己披荆斩棘亲手开辟出来的新天地，有着多么美好的憧憬；对幸福的生活充满了多么

强烈的渴望；对家乡的富饶美丽又是多么自豪。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中华民族的烙印，都凝结着当地人民的血汗，他们绝不甘心让外人染指。

我们的学校——安东县初中，就在元宝山公园东侧天后宫广场旁边的山麓前。每逢假日或课余时间，我们习惯地溜进安东公园，爬上元宝山去，在树林中自由地追逐，到山上的运动场去走浪木、荡秋千、作游戏，赛爬山……高唱我们的校歌：

“宝山苍苍，鸭水泱泱，导进文明炽而昌……”

我爱鸭绿江，也爱元宝山，我爱我在这江边、山下消逝了的童年。

有一年秋天，凉风习习，一天，我们一群五六个小同学事先约好了，晚饭后，一个个都来到小学前院操场的一角集合，各人身上藏着铁镖、弹子、袖箭、七节鞭等“暗器”（这是我们从《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那些武侠小说中学来的），从这里整装出发。晚上八九点钟，趁夜色朦胧中，悄悄摸进了二道桥子日本租界，专门寻找流散在街头巷尾玩耍的日本孩子。一发现他们，我们便从四面八方围拢上去，寻衅闹架，撕缠一阵，然后一个箭步跳出圈外，跑开两步，扭身掷镖，“嗖嗖嗖”数道寒光，射向那些日本孩子。只要听见身后吱哇一声哭喊起来，就算大获全胜，得意洋洋地四散隐遁，各自奔回家去。第二天上学见面时又互通战报，各自夸耀怎样大显神威，命中目标，日本孩子如何滚倒尘埃，被打得头破血流，好不惬意。只是折了一支心爱的宝镖，还有那么大一块红绸子飘带，可还有点舍不得呢。“嘿！那算得了什么？下回再去捞本！

那时候，我们幼稚的心灵里，只知道对日本人怀着无比的仇恨——不管对他们的大人或小孩。我们惹不起他们大人，就只管拿他们的孩子来煞气，以图报复。甚至不光是对日本鬼子，就连朝鲜人，我们当时也对他们嫉恨如仇。

“哼！猪狗不如的臭高丽棒子！连你们也敢来欺负俺中国人？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二鬼子’……”

特别是在发生了“万宝山惨案”的那些日子，可真对他们恨透了。当我们结伴走在上学校去的路上，只要一碰见了“高丽棒子”，大家就立刻奔进附近的木材场去，各人操起一根劈柴棍棒，冲过去四处追逐着驱打他们。就连背负着沉重的麻袋，沿街呼叫“卖荞麦皮”的贫苦劳动的朝鲜人也不肯放过。一点也不懂得他们其实都是与我们有着共同命运的人。

……

现在安东完全被日本占领了。我们同朝鲜人一样，统统当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

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心中激愤地暗暗唱起：

真可敬，安重根。*

手刺伊藤杀身成仁，

心头方解亡国恨！

世界人，

莫不钦佩忠义魂。

* 安重根（一八七九——一九一〇），朝鲜爱国志士。因刺死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于哈尔滨火车站而被捕。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就义。

留名青史，

千古不朽。

谁堪接踵步后尘？

我满怀悲愤地一路走着，陷入痛苦的深思之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家那条胡同的西口。到家，一头扎进西屋，真想抱头痛哭一场。我恨自己还太小，还不能马革裹尸，效命疆场。

这时忽然听见对面屋里，父亲叹声气，喃喃地说出一句非常刺耳的话来：

“唉，都是孙文、黄兴，卖国的奸臣啊。”

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会怨起领导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民国的“国父”孙中山来了呢？多可悲呀，国家民族都成了别人的囊中物、俎上肉了，自己不知不觉，还在那里大骂先知先觉。再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呀，到底谁是真正的卖国贼呢？

没过几天，传闻日本人就把辽阳的“社会耆宿”袁金铠拉出来当了汉奸，组织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接着安东的“维持会”也由绅商各界代表推举出来，“维持”地方的“治安”与“秩序”了。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街面上除了几个卖纸烟的小铺和烧开水的茶炉呜呜叫着之外，本来市面就非常萧条冷清。连我们胡同口上的小杂货店，都只临时卸下两三块棚板来，开个门缝打发一下顾客，不大一会儿又关起门来。市面上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呀！就这样“太平”地改朝换代了，还有什么“秩序”需要“维持”，什么“治安”需要“加强”的呢？

但是，慢慢地，慢慢地，“维持会”可就真的逐渐“维持”起来，殖民地、亡国奴的色彩日重一日了。我们胡同西口北拐角上的东平电影院和财神庙街北头路西那家绸缎庄的大楼门前，都出现了穿灰军装的、荷枪实弹站岗的大兵。不过，东平电影院门口，只是一边一个，而绸缎庄门前却要排场得多，左右两排持步枪、背大刀，挎盒子枪的，都是成对成双，这两处都变成了兵营。而绸缎庄那家还是个什么司令部之类的衙门。“官长”们不断进进出出，门岗按照官阶的大小，分别向他们呼喊“立正”、“立正敬礼”、“立正敬礼，礼毕”、“立正敬礼，礼毕稍息”等几种不同的口令，同时配合着立正、举手、持枪及举枪等各种不同的致敬姿势。好一派威风煞气！这两处路口上都设置有铁丝网路障，只留出一半的行人过道。那些岗哨，只要听见有行人的脚步声，连人影还未看见，或望见有人刚刚露头走来，老远老远地，就厉声咋唬着：“站住！靠那边走！”他们自己精神紧张，也借这厉声喝斥壮胆助威，吓唬别人。这时，一切行人只好远远地躲开，连原来定的“靠左边走”的交通规则，都作了临时的改变。一到夜间，这种吆喝声接二连三，打破街道的寂静，有时配合着推拉枪栓的“贼哩喀嚓”的响声，叫人胆颤而又气愤。

维持治安与秩序的又一“政绩”是：有些市民生活不能须臾离开的中、小商店、作坊，在互相观望中也陆续恢复了营业，但时间缩短了、每天开门一两个或三四个小时，不到天黑就都关门闭户了。

我们的城市啊，像一个恶疾缠身的病人，挣扎着、呻吟着，苟延残喘地支撑着，随时都会瘫痪，都会倒下去……